



南唐書卷十四

儒者傳下第九

劉洞

劉洞廬陵人也。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至
浹日不盥，貺卒，猶居二十年。詩長於五言，自號五言
金城。後主卽位，詣金陵獻詩百篇。後主覽其首篇，石
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壘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
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爲之改容，不復讀其餘者。洞羈
旅二年，俟召不報，遂還廬陵。與同門夏竦、松相善。陳

貺嘗謂已詩埒賈島。洞亦自言有浪仙之體。恨不得與之同時言詩也。虔州陳德誠尤重其詞學。及金陵受圍。洞爲詩署于路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奏內。陰陰日暮淚沾巾。初潘佑表云。家國陰陰。如日將暮。洞以譏之。開寶八年卒。其遺集行于世。

江爲

江爲。其先宋州人。避亂建陽。遂爲建陽人。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居二十年。有風人之體。時金陵

初復。唐制以進士取人。爲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遷。駐于寺。見其詩。稱善久之。爲繇是傲肆。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于有司。爲怏怏不能自己。欲束書亾越。而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爲嘗吟隋堤柳詩云。錦纜龍舟萬里來。醉鄉繁盛忽塵埃。空餘兩岸千株柳。雨葉風花作恨媒。盛傳于時。

汪台符

陸作召

汪台符。歙州人。能文章。通古今。有王佐才。聞烈祖移

貺嘗謂已詩埒賈島。洞亦自言有浪仙之體。恨不得與之同時言詩也。虔州陳德誠尤重其詞學。及金陵受圍。洞爲詩署于路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懽憶潘郎章奏內。陰陰日暮淚沾巾。初潘佑表云。家國陰陰如日將暮。洞以譏之。開寶八年卒。其遺集行于世。

江爲

江爲。其先宋州人。避亂建陽。遂爲建陽人。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居二十年。有風人之體。時金陵

初復唐制。以進士取人。爲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幸遷駐于寺。見其詩。稱善久之。爲繇是傲肆。自謂第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于有司。爲怏怏不能自己。欲束書亾越。而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爲嘗吟隋堤柳詩云。錦纜龍舟萬里來。醉鄉繁盛忽塵埃。空餘兩岸千株柳。雨葉風花作恨媒。盛傳于時。

汪台符

陸作召

汪台符。歙州人。能文章。通古今。有王佐才。聞烈祖移

鎮金陵台符上書陳民間利害十餘條大率以富國
阜民爲務烈祖善之而宋齊丘疾其才高屢爲詆訾
台符繇是不平齊丘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謂曰聞足
下齊大聖爲名超亞聖稱字齊丘大慚改字子嵩因
使親信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沉石城蚶蚶磯下昇元
中限民田物畜高下爲三等科其均輸以爲定制又
使民入米請鹽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用台符言

史虛白

史虛白山東人世儒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

原多事遂因熙載渡淮聞宋齊丘總相府事虛白放
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丘欲窮其伎因宴寮屬而致
虛白酒數行出詩百詠俾賡焉恣女奴玩肆多方撓
之虛白談笑獻酬筆不停綴衆昉大驚及見烈祖說
之曰今據江淮摘煮山海人民豐阜咸洛之地陛下
之先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屈指烈
祖雖善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隣境未暇北顧乃署
郡從事虛白恥其初言之失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
以詩酒自娛元宗卽位韓熙載薦之召見問爲治之

理。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真處士也。賜田五頃，遣還。及畫江爲界，虛白爲割江賦，以誚云：舟車有限，泔汀島以俱閑。魚鱉無知，尙浮游而不止。元宗南遷，至星子渚，復召至，問處士隱居有所得乎？對曰：臣得漁父一聯云：風雨掇却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久之，復賜粟帛，遣歸卒于家。年六十七。

郭昭慶

郭昭慶，其先爲廬陵禾川人。父鵬，保大初進士。官至

大理司直，或告故南平王鍾鐔夫人與僧通姦。大理卿蕭儼案法議徒，鵬曰：法之行自貴者始，遂曲法誅之。人皆以爲冤。會宋齊丘得罪，鵬坐黨免官卒。昭慶博通經史，擬元經作唐春秋三十卷，著治書五十篇。皆引古以勵今，獻之爲左右所沮，俾就舉進士。昭慶不平，復上書曰：臣所述皆先聖之遺旨，以懲勸褒貶，爲任其餘，摘裂章句，補綴雕蟲，臣自少恥而不爲。因得召對，補楊子尉，不受。復歸禾川，邑宰覽之，修謁往候。昭慶不與之見，宰銜之，會閱編戶，乃籍昭慶爲新

擬軍昭慶復忤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各十餘篇大抵皆指述池州采石堤要害備禦之處及東海隅可
以拓之之畧後主覽而悅之遂署爲著作郎常以才
名自居然朝無引援久之不遷開寶歲貢方物牋表
及使命廷勞燕餞之辭一出於昭慶皇朝諸公亦推
其辭藻徐鉉徐鍇尤嫉之鍇前通謁而不署名銜昭
慶怒乃詬而擲之繇是有隙昭慶之居與客將李師
義爲鄰而師義與鍇爲姻婭鍇因令師義召昭慶飲
潛置鴆于酒昭慶飲之不疑詰旦入朝及階而仆扶
出遂絕諸竅皆出血昭慶前所獻治書內有禁絕三
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于世唯唐春
秋爲鉉鍇所匿

康仁傑

康仁傑泉州人也少禿髮爲僧喜儒學頗自勵因遊
江淮會陳德誠出次池陽仁傑以詩投之有紅旆渡
江霞蘸水青虵出篋雪侵衣之句德誠勉令就仕乃
薦仁傑于執政者仁傑易儒服至金陵會羣公旬沐
宴昇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有雲散便凝千里望

日斜長占半城陰之句。座皆大驚。後主聞之。問左右曰。仁傑如何人。或對曰。亦詩中苦吟者也。然其遠人慕化而至。宜姑息而已。時陳洪進。據漳泉。遂召問其風土民俗。仁傑對荅無滯。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溧陽簿。考滿出吉州。括量屯田。仁傑視肥磽。稽田疇。無不允當。性循素儉。門無私謁。其所進待。乃儒生名士。吟噓終日。曾不少怠。晚年彌苦。其志嘗以詩召嘉禾峯僧云。只在此山寧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善。入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仁傑亦卒。

伍喬

伍喬。廬江人也。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已右者。遂渡江入廬山國學。苦節自勵。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中有讀易二字。倏爾而却。喬默審其祥。取易讀之。探索精微。迨數年。山下有僧夜夢人指大星曰。此伍喬星也。僧與喬初不相知。達旦入國學訪問。得喬喜甚。勉之進取。喬以匱乏告。僧輒罄橐予之。喬出與郡計。明年春試。畫八卦賦。霽後望鍾山詩。是歲同試數百人。初中有司之選者。必延之陞堂。而加慰飲焉。先是宋貞

南唐書 卷十四 六
觀登坐張洎續至主司覽程文遂揖貞觀南坐而引
洎西首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讀之驚嘆乃以貞觀
處席北辟洎居南登喬爲賓首覆考勝出喬果第一
洎第二貞觀第三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命勒喬
程文于石以爲永式署宣州幕府考滿遷考功郎卒
于官

周彬

周彬和川人也杜門讀書不治產業其妻讓曰君家
兄弟皆力田畝以致豐美而獨不調玩故紙以自困
寧有益耶彬笑曰耕田不如耕道非見女子所知也
聞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彬因獻所習烈祖善之禪
代之後制庭草創無取士之科會有事于南郊彬著
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
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頗優告歸
省母以所得金玉繒幣陳列于庭彬顧其妻曰伯叔
田畝孰愈妻曰此男子之事非婦人所能知彬素鄙
於鄉里至是猶有嫚言者親友以告彬笑曰昔魯人
俚孔子謂之東家丘况庸人乎授大理司直以母憂

南唐書 卷十四
歸。堊。謁。禾。川。令。直。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君。雖。朝。省。直。察。其。如。桑。梓。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于。茲。有。如。白。日。服。闋。詣。建。康。以。前。官。出。宰。禾。川。前。令。覩。顏。而。去。爲。政。廉。平。鄉。里。率。化。有。爭。訟。者。以。理。和。解。之。秩。滿。邑。人。詣。郡。乞。留。連。任。七。考。累。遷。尚。書。郎。卒。于。官。

夏寶松

夏寶松。廬陵吉陽人也。少學詩於建陽江爲爲羈旅。卧病。寶松躬嘗藥餌。夜不解帶。爲德之。與處數年。終就其業。與詩人劉洞俱顯名于當世。百勝軍節度使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有夜坐詩。最爲警策。而寶松有宿江城詩云。鴈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又曉來羸驥依前去。目斷遙山數點青。故德誠紀之。其爲當時延譽類如此。晚進儒生。求爲師事者多。齋金帛不遠數百里。輻輳其門。寶松黷貨。每授弟子。未嘗會講。唯貲帛稍厚者。背衆與議。而給曰。詩之旨訣。我有一葫蘆。兒授之。將待價。繇是多私賂焉。

徐錯

徐鍇字楚金與兄鉉同有大名於江左鍇第進士累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鉉鍇兄弟俱參近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云鍇著質論十餘篇後主札批其首後主文集復命鍇爲序君臣上下互爲賁飾儒者榮之鍇以開寶八年卒于金陵圍城中卒之踰月南唐亡

鉉畧附
歸明傳

南唐書卷十四終

南唐書卷十五

隱者傳十五

嗚呼古之所謂隱士者道德足乎已而時命大謬則泊然自適於性命之真而非違物離人以爲高也物與人莫爲之累而已矣此伯夷叔齊朱張柳下惠之徒所以有德於天下後世也自秦漢而下士之隱者雖不足以語此而前史載之詳矣南唐之士僅可觀者敘次于左作隱者傳

江夢孫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也。博綜經史。儒行高潔。烈祖
輔政。辟置門下。薦爲秘書郎。久之。夢孫自陳迂儒。無
所裨益。且平生讀書。意在施惠於民。而後已。因求一
縣。以自効。烈祖曰。縣邑非所以優賢者。不許。固求之。
乃補天長令。烈祖召之。從容示以誥。指庭下地曰。今
日受此。明日卽趨走於彼矣。如何。夢孫曰。苟遂素志。
無恤其他。乃授之。至縣。吏告曰。正廳甚凶。前令居之。
鬼怪畢見。請陳設便廳。夢孫固不可。曰。長吏不居正
廳。非禮也。禮上之夕。若數十人。傾倒几案。叫嘯甚喧。
夢孫從容整衣冠。呪曰。夢孫爲縣令。合居此廳。爾爲
鬼神。應有祠宇。丘墓安得爭此。卽命復陳設如初。自
此寂然無患。後人安之。其治以簡易。仁恕爲事。邑人
大悅。踰年。稱疾求歸田里。躬勸耒耜。事繼母甚謹。每
晨夜具潔服。問安侍膳。訖乃集諸生講禮。朝廷累召
不起。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沈彬

沈彬。筠陽高安人。讀書能詩。屬唐末亂離。南游湘湖。
隱于雲陽山十餘年。與僧虛中齊已爲詩侶。迄不遇。

南唐書 卷十五
世乃歷名山治方術。烈祖鎮金陵，命所屬郡縣辟致之。彬知其欲取吳國，因獻畫山水詩云：「尺素隱清輝，一毫分險阻。授校書郎，入輔吳世子。璉於外宮，未幾乞罷。以尚書郎致仕。禪代之後，絕不求進。高安士人多爲給其粟帛。元宗南遷，彬年踰八十，詣南昌求見。曰：「臣自處山野，世事不預。臣妻謂臣曰：『汝主人，郎君今爲天子，冀接清光，死且不朽。』元宗優禮待之，賜粟帛遣還。署其子元爲秘書省正字。彬尤工詩，而未嘗喜名。如再過金陵詩云：「玉樹歌終王氣收，鴈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又都門送客詩云：「岸柳蕭疎野荻秋，都門行客莫回頭。一條灞水清如劍，不爲離人割斷愁。皆盛稱於士大夫。惜乎簡編散失，不得見其全集。彬學方外之術，迄無所異。唯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此。及彬卒，發之，得石槨一，上有篆刻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槨一所，因就葬焉。」

陳貺

陳貺，南閩人。性沉澹，志操古朴，而不苟於仕進。一臥

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在裘鹿。鞞進止閑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云。景陽六朝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沉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以官。貺固不受。賜粟帛。遣還舊隱。卒年七十。

陳陶

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陶挾冊長安。聲詩曆象。無不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恨世亂不得逞。昇元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丘秉政。凡所進擢。不愜士論。自料與齊丘不合。乃築室於西山。日以詩酒爲事。會宋齊丘出鎮南昌。陶志不屈。而齊丘亦不爲之薦辟。陶作詩自詠曰。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踈。陶少與水部員外郎任晁相善。嘗以詩貽之云。好向明朝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元宗雖聞其詩名。而未及召之。會有星孛。陶歎曰。國家其幾亡乎。旣而果亡。淮甸陶所居幽邃。性尤嗜鮓。元宗南遷。至落星灣。欲有所問。而恐陶不盡言。因僞使人賣鮓至陶門。陶果出啗鮓。

喜甚。賣者曰：官舟抵落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至南都，未幾殂，不還之說果驗。陶後以修養煉丹爲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長愛真人王子喬，五松山月伴吹簫。任他浮世悲生歿，獨駕蒼龍入九霄。又題徐穉亭詩云：伏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歿。洪崖成道二千年，唯有徐君播青史。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被褐，與老媪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旣醉，行舞而歌曰：藍採禾，藍採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之夫婦云。

許堅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恠。或寓廬阜白鹿洞，桑門道館，行吟自若，幘巾芒屨，短襦至髀，亦無齋裝。唯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衣，就浴澗出而暎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爾。其可裸裎乎？堅癖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醯鹽，熟卽啗之。遊溧陽下

山寺吟詩曰地枕吳溪與越峰前朝恩賜雲泉額唐南

以大唐竹林層建鴈塔高石室幽棲幾禪伯荒榛蕪

沒蒼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說二林落日

猿啼情脈脈後或居茅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

能測舊與樊若水相善若水北度後因轉輓于江南

遇堅于簡寂觀勉之以仕則顰蹙不答堅嘗至陽羨

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凌波闊步若平地然衆昉神

之不知其所在云

毛炳

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山每

與諸生曲講苟獲貲鏹卽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

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

升炳聞之小哂而已自後或遊螺川諸邑遇酒卽飲

不醉不止嘗宿于酒家大醉悞坐爐灰主人出之翌

日尻痛炳疑因酒垂忤遭其笞撻訊之乃知又嘗醉

于道旁有里首張谷掖之而起炳瞑目曰起予者爲

誰對曰張谷也炳呵之曰毛炳不干於張谷張谷不

學於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醒醉之道兩者固殊

安用掖爲復呵之曰汝可速去無撓予臥由是人頗重之是真全於酒者也後聚生徒數十講誦於南臺山迨數年自署于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因大醉一夕卒有詩集傳于世

顏詡

顏詡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木川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辭翰謹禮法多循先業迨末年一門百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詡晨暮延揖飲饌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冲孺亦爲之冠帶盡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庭榭開軒四敞則碧鮮叢遶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水部員外郎孟賓于嘗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聞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蒯鼈史館孫伯純各爲詩序以述爲幽隱詡聞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寫韋昭博奕論署于屋壁使之自愧家人未嘗見其喜愠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請邑求治令尹下詡評

之。詔償以已緡。其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鄭元素

鄭元素京兆華原人也。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居于廬山青牛谷。高臥四十餘年。採薇食蕨。絃歌自若。構椽剪茅於舍後。會集古書。殆至千餘卷。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虵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歿。元素得之爲多。

嗚呼。業不素修。自羣鹿豕。斯謂之隱者。樵夫牧子之事爾。非吾所謂隱也。故隱士儒術。出處雖異。易地則皆然。或曰。江夢孫。沈彬嘗仕矣。而列于隱士。劉洞。史虛白。嘗隱矣。而列于儒術。何哉。曰。彬與夢孫。志於隱。而仕不得已焉。洞與虛白。志於仕。而隱不得已焉。予何容心乎。亦各成其志而已。至如陳陶。翻然有改。而所得多矣。志不足言之也。

南唐書卷十五終

南唐書卷十六

義死傳上第十一

嗚呼。大哉君乎。猶天之覆焉。猶地之載焉。天地以爲籠。而東西南北。鬼方殊域。無出於天地之度內。則君臣之義。孰可逃哉。此事君者。無適而非君也。且人情莫不喜安存。而惡危亡也。及以身事人。而與君同戚。則由是而循義。由是而死節。將以終吾身而已。又豈偷生忍恥。以獲罪於天下。後世歟。禮曰。大夫死。衆士死。制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此。君臣之義盡矣。雖

然仕以行道。而致君爲堯舜。躋時爲太平者。君子之所欲也。所欲者不可必得。則不擇地而安之。不臨難而免之者。亦所以行吾道也。故唐虞之際。君臣都兪於廟堂之上。則所謂守節循義者。存之而弗試。不幸罹於亂世。而人君戚戚於憂勞之地。則上焉學士大夫。下焉武夫悍卒。披肝瀝膽。夷險一節。忠義皎然。貫諸白日之上。是亦衰世之意也。魏鄭公所以願爲良臣。而不願爲忠臣者。可謂有意於致君矣。嗚呼。三代而下。縉紳先生。多能言之。五代之際。霸據角立。君無世臣。臣無定主。而視神器爲蘧廬。則士之全節者無幾。劉仁贍之守孤城。孫晟之不負末陵一坏土。與夫張彥能。皇甫暉。孟堅。陳喬。劉彥貞。朱令贇。胡則之徒。雖非蹈道有足稱者。作義歿傳。

劉仁贍

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吳武王。爲濠淞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頗通兵法。事烈祖爲左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拜武昌軍節度使。平楚之役。仁贍以舟師克巴陵。撫

南唐書 卷一百一十一
納降附人皆悅集入掌親軍出鎮壽州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境上無事虛費糧用悉罷之仁贍以爲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猥至郡人皆恐仁贍神氣閑暇部分守禦有若平常羣情乃安五代史周師先至而後以仁贍守壽州比先除仁贍而後周師至據江南錄野錄遺事別錄皆與此同當以此書爲是

彥貞輩不用其言以至喪敗故

仁贍軍令益信用周饒計破城南大寨尅獲甚衆仁

贍按兵城守世宗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

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

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

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

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爲唐兵所焚

周兵多歿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爲廬壽都招討

使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

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

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

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淮兵大敗諸將多

見擒而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經舒州周祚泰州方訥

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江南君臣亦皆
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贍
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江南使者孫晟等至城喻仁
贍降晟望城中改其辭呼曰無噍臣節援兵卽至矣
仁贍於是城守益堅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
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
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
喘喘垂死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
昇仁贍至帳前歎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
養疾是日卒世宗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
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
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而
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
王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田各一區元宗聞
仁贍卒哭之慟及贈太師焚其誥曰魂兮有知鑒周
惠邪歆吾命邪夜夢仁贍拜墀下若受命然壽州故
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
正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孫晟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工於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爲妖。以杖驅出之。易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來奔于吳。時烈祖輔政。多招四方之士。得晟甚喜。晟爲人口喫。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聽者忘倦。烈祖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相。元宗晟輕延巳爲人。嘗曰。金碗玉杯。而盛狗屎。可乎。晟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周世宗征淮。元宗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

言唐願割壽濠楚泗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山川益急。等曰。願陛下寬國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宏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元宗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州兵。所得揚秦諸州皆不能守。唐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忍負未陵一坏土。及崇質還而晟留。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刑。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以死報國。乃就刑。其後世宗頗憐晟忠。悔殺之。元宗聞晟死。贈魯國公。

南唐書
卷十六
張彥能

鄭昭業附

陸作彥卿

張彥能爲楚州守將。周師伐淮南。諸郡皆降。獨楚州不可下。周人圍之數月。城中兵食殆盡。而彥能與其副鄭昭業。城守益堅。世宗親督兵。洞屋穿穴而焚之。彥能昭業戰死。餘衆皆死。誓無降者。世宗屠其城。嚴兵以戍之。元宗嘉彥能忠。贈侍中。

南唐書卷十六終

南唐書卷十七

義友傳下第十二

皇甫暉

皇甫暉。山東人也。事石晉爲密州刺史。虜陷中原。暉與秦州刺史王建來歸。授神衛軍都虞候。俄拜江州節度使。周師伐淮南。暉率江州屯兵。會劉彥貞等。以拒周師。彥貞舉止躁撓。失大將體。而暉獨持重。軍陣整肅。士樂用命。雖中原名將。往往憚之。及彥貞敗。天子徙正陽橋于下蔡。暉與林仁肇爭之不勝。周有

張彥能

鄭昭業附

陸作彥卿

張彥能為楚州守將。周師伐淮南，諸郡皆降，獨楚州不可下。周人圍之數月，城中兵食殆盡，而彥能與其副鄭昭業城守益堅。世宗親督兵，洞屋穿穴而焚之。彥能昭業戰歿，餘衆皆歿，誓無降者。世宗屠其城，嚴兵以戍之。元宗嘉彥能忠，贈侍中。

南唐書卷十六終

唐書卷十七

義成傳下第十二

皇甫暉

皇甫暉，山東人也。事石晉為密州刺史。虜陷中原，暉與秦州刺史王建來歸，授神衛軍都虞候。俄拜江州節度使。周師伐淮南，暉率江州屯兵，會劉彥貞等以拒周師。彥貞舉止躁撓，失大將體，而暉獨持重軍陣。整肅士樂用命。雖中原名將往往憚之。及彥貞敗歿，天子徙正陽橋于下蔡。暉與林仁肇爭之不勝。周有

神將操鉞一麾，羸衆大敗。收兵返走，且戰且行，欲退保滁州。時滁州守將王紹顏先遁去，城中已亂。暉力戰創重，死于天兵。子繼勳別有傳。寶訓曰：太祖擒皇身力戰，劔血服衲，旣而擒暉。

孟堅

孟堅初事王昶，爲建州裨將。延政與曦有隙，堅知其必敗，會邊鎬伐建陽，堅以其衆先降鎬等，資其策以取南閩。及陳覺矯命攻晉安，堅隸馮延魯軍中。李仁達先求救於越，越以兵數千人入城助守，而江淮諸

軍大集，四面合勢，晉安窘甚。越人沿海濟師，旁嶼阻濘，藉簣乃可登南面。諸軍聚而射之，簣不得施。久之，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爲援也。却吾軍以誘之，登嶼殲其援，城必降矣。堅曰：敵至此已久，進退不可求，一戰而歿，無路爾。今與之戰，必致歿力，可盡殺乎？不若堅壁以拒之，援兵遠涉大海，不戰而困，城可圖也。延魯不聽，援兵少却。越人登嶼未定，堅曰：可擊矣。延魯又不聽，旣而合戰，延魯敗走，堅歿之。諸軍皆潰。

陳喬

陳喬字子喬。世爲廬陵玉笥人。祖岳仕大唐。爲南昌觀察判官。著唐書。自高祖訖于穆宗。爲統紀一百卷。行于世。父濬仕吳。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吳錄二十卷。喬幼敏悟。耽翫文史。以廕授太常寺奉禮郎。烈祖卽位。頗器重之。遷尚書郎。拜中書舍人。元宗旣失淮甸。耻其降號。欲授機務于太弟。而陳覺之徒。因有窺竊之計。輒謂文宗曰。宋齊丘嘗贊烈祖。變家爲國。終成大業。是社稷之臣也。今若委以國事。庶寧邊鄙。而陛下優游邃處。以養喬松之壽。遵鼎湖之躅。亦于載一遇也。元宗由是欲傳位。而以齊丘輔政。喬聞之。排閤而入。諫曰。臣聞社稷之重。焉可假之他人。今且授之。則百官朝請。皆歸齊丘。一民尺土。非陛下所有。尚能制齊丘。而再有之乎。臣見淖齒李兌復作。而讓皇幽囚于丹陽。亦陛下之所親見。一日。垂涕泣。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落賊人彀中。於是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指喬曰。此忠臣也。他日國家。恐難汝母子。可託之。我死無恨矣。傳位之意。遂止。而齊丘黨與。亦由此以敗。及元宗南遷。留喬輔太子。

監國後主卽位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門下侍郎兼樞密使遂總軍國事政由已出李平潘佑之歿亦因喬間焉開寶中太祖皇帝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爲介喬曰陛下與臣俱受先帝顧命委以社稷大計今往而見留則國非已有悔將何及臣雖歿實覲面於先帝後主曰苟不得已而入其如稽緩之讓何喬曰臣請坐之後主由是連年拒命皆喬爲之謀也及王師問罪喬誓以歿守時降樞密院爲光政院喬爲光政使而張洎爲副同掌機密嘗語後主勢雖迫蹙二臣之節不墮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爲降款俾喬與世子仲寓開城門納之喬遽歸府以款授以承霽後主促之愈急喬入見曰自古豈有不亡之國乎降無益也

喬意欲與後主俱歿而不忍言

臣請城下一戰而

歿後主執其手泣曰盍與我北歸喬曰臣當大政而致國家如此非歿無以報臣歿而歸之以逆命之罪則陛下保無恙也掣其手去入視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遺之曰吾歿掩屍無泄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後主求喬不得張洎曰已歿北軍矣語未畢而

王師遽入。後主俘于京師。太祖皇帝責其拒命勞師。果以陳喬固執爲對。喬爲人孝悌敦睦。宗族之貧者。分祿以給之。雖居權要家。無餘貲。先喪其妻。後主爲娶國戚。喬曰。臣家素貧。窶不能成禮。後主貸之。俾就婚焉。惜乎不知時變。死非其所。然亦忠於所事者也。金陵旣平。改葬喬。初求喬屍不得。或見丈夫衣黃半臂。舉一手障面。及發其瘞。以右手加額。如所見焉。

劉彥貞

劉彥貞。吳功臣信之子也。授大理評事。累遷屯田員外郎。父喪。又起爲將軍。遂歷武職。連刺海。楚。二州。長於吏事。聲績日洽。拜濠州節度使。承劉崇俊虎政之後。裁以法度。吏民頗服。及移鎮壽春。漸自矜大。務爲聚斂。以奪民利。壽春有安豐塘。溉田萬頃。彥貞託以浚城隍。大興工役。決水城下。而田畝皆涸。因急其徵賦。民皆鬻田而去。彥貞取上腴者。賤價買之。於是復漲塘水。歲積巨億。賂遺權要。以沽聲名。魏岑受賄。尤劇。羣議雜然。推唱以謂彥貞用兵如韓岑。理民如龔黃。倚之若長城。及周世宗征淮甸。命大將李穀攻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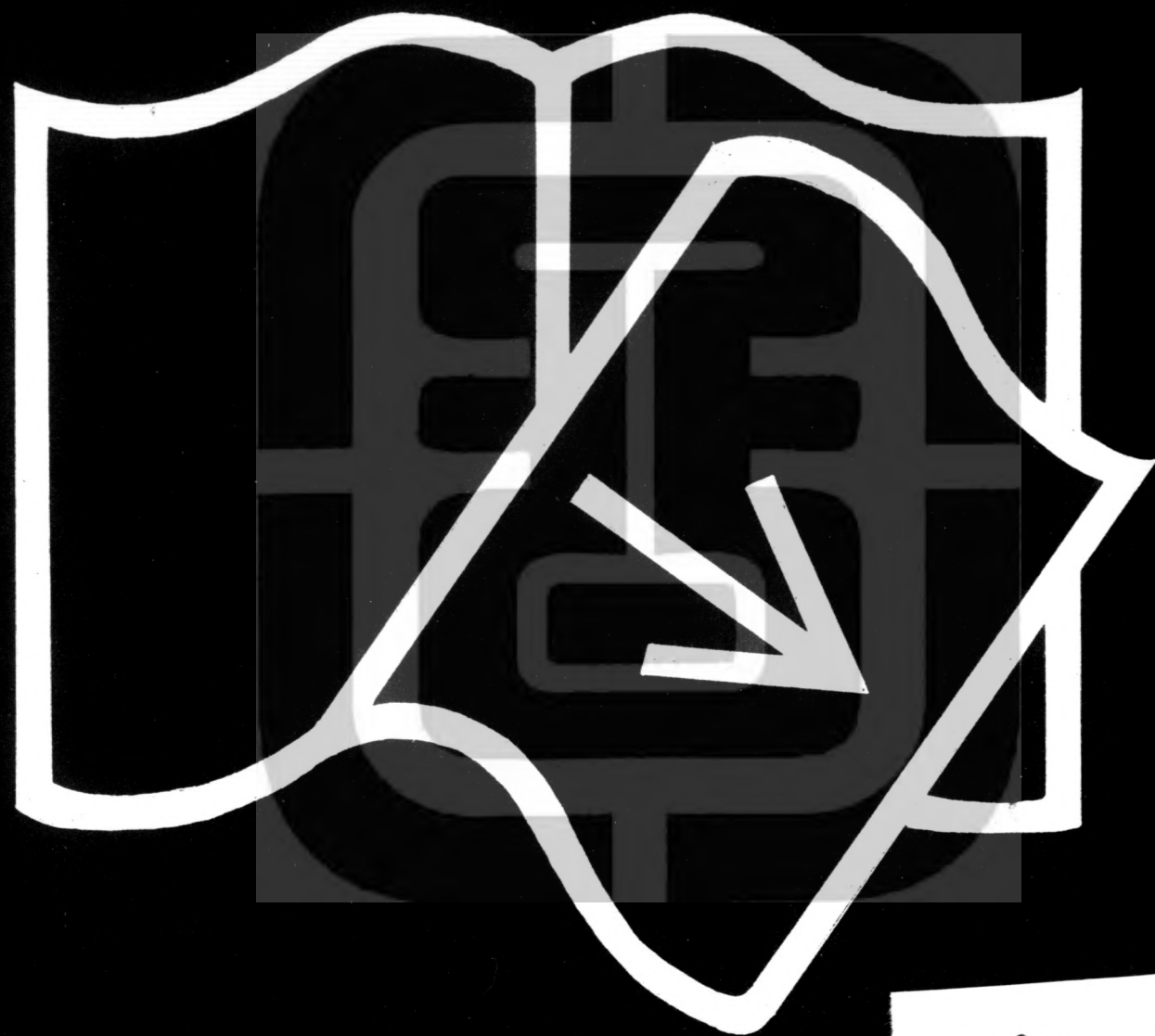
南唐書 卷十七
壽州。元宗使彥貞督諸路兵出拒周師。以江州皇甫
暉爲援。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唐兵斷正陽浮
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
親征。行至圍鎮。聞穀軍却。意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
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彥貞等聞穀退軍
皆以爲怯。裨將咸師朗曰：追之可大獲。劉仁贍使人
喻之曰：君來赴援。未交戰而敵人退。不可測也。慎勿
追逐。君爲大將。安危以之。脫有不利。大事去矣。前軍
張全約亦曰：不可追。彥貞曰：軍容在我。汝輩何知。沮
吾事者。斬其舉止。躁撓貪功。自任類如此。比至正陽
而重進先至。未及食而戰。彥貞施利刃於拒馬。維以
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
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彥貞歿于陣。初彥貞鼓
行。劉仁贍曰：未戰而奔。必有伏兵。我師遇之。無遺類
也。乃號令軍中爲城守之備。旣而彥貞果敗。諸軍皆
潰。惟張全約帥所領奔壽州。以其覆軍喪地。自彥貞
始。故恩不及其子孫。交泰元年。贈彥貞中書令而已。

朱令贇

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也。常從業軍。初爲小校。趨捷善射。椎首鷹目。軍中號朱深眼。累遷神衛都虞候。會林仁肇卒。以令贇爲鎮南軍節度使。王師問罪。後主召令贇赴難。令贇至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王師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絕糧道。亟爲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病不能舉。令贇遲之。後主命益急。使者劾午。令贇不得已。自潯陽湖。縛大筏。載軍糧器用。戰艦數百艘。欲斷采石浮橋。直趨金陵。或說令贇曰。江水淺澁。不利舟筏。可俟盛

夏。大江汎溢。順流而下。勢不可禦。令贇曰。業已進。俟盛夏乎。遂帥水陸一十五萬。至虎蹲洲。與王師遇。令贇不識兵機。自乘大航。危簷重構。建大將旗幟。中流指麾。王師驟攻之。令贇先創巨舟。實葭葦。灌膏油。欲順風縱火。謂之火油機。至此勢蹙。乃以火油機前拒。而反風迴煽。自焚大筏。水陸諸軍不戰而潰。令贇投火。灰糧器俱焚。煙焰不絕者浹日。自是金陵絕無外援。以至於亾。

胡則



原件短缺

P7以后缺

南唐書卷十八
胡則爲江州副使。金陵旣下。後主歸于京師。諸郡皆送款。則謂所部曰。吾等世受主恩。忍負之。遂殺謀降者。嬰城固守。朝廷遣使諭旨。猶不奉命。將軍曹翰帥師圍城三年。則誓以死守。城將陷。太宗皇帝嘉其盡節于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

嗚呼。甚哉。死之難也。非死之難。而處死者爲難也。非處死之難。而擇其所處爲尤難。是故或輕鴻毛。或重

南唐書卷十八

廉隅傳第十三

嗚呼。崇高富有。人之所欲也。其崇高乎天地之間者。若鷦鷯巢於一枝。一枝之外。無所居也。其富有於萬物之上者。若偃鼠飲於長河。滿腹之外。無所容也。天地亦大矣。萬物亦衆矣。一身之所爲。曾未得其萬萬之一。而固已厭足。則一身之外。我何與焉。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許由聞其風而悅之。其無待於外。而傲睨於萬物之上。則在我者。皆道之真。而在彼者。皆

物之粗道者吾之所固有。而物者時之所儻來。故椽
題數尺。後車數十乘。不足以望吾泰山嵯巖之安也。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不足以易吾飲水曲肱之樂
也。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王子搜聞其風而悅之。
大而天下重。而一國有所不受。則修吾身以標準於
天下。不亦貴乎。馴致後世喪已於物。忘真於利。則清
風不競。而廉隅遂喪。如姚景之取予有節。魯崇範之
一介不受。馬文義之不入府庫。許規之不顧遺金。皆
後世之難能者。作廉隅傳。

姚景

姚景始事劉金為廐卒。金暇日至廐中。見景晝瞑有
二赤蛇悠揚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由是竒之。引
為親信。俄遷裨將。金以女妻之。烈祖亦重其為人。使
典親兵。歷制置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壽春望鎮。供
億滋厚。而主將歛率浮於他郡。民尤苦之。景至一切
供億悉罷去。常俸不給。刈衣弊冠。漠然古風。初吏請
家諱。景大署于紙尾。曰諱賊吏。於是屬吏拱手稱知
廉隅。諸子為牙將。景登城見其長子導從甚盛。過市。

市人皆廢業辟路景召其子杖之

魯崇範

魯崇範廬陵人也。竈薪不屬而讀書自若。烈祖初建學校于亂世。典籍多闕。旁求諸郡。崇範雖寡。九經子史。世藏于家。刺史賈皓就取進之。薦其名不報。皓以已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于家。世治藏于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佑直以償邪。郤之。皓謝曰。俗吏浼濁。以遺先生。羞不然。何以見高義。會皓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召試東宮。授太子洗馬。復守廉儉。唯食月俸。其餘四時錫賚。非次優與。拜而弗取。悉班諸親舊之貧者。元宗卽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于任。

馬文義

馬文義彭城人也。父仁裕。事烈祖爲使相。文義以廩授千牛備身。補浙西支建州之役。隸祖全恩。爲判官。旣下建州。將吏皆入府庫。爭取金貝。文義獨收民籍。歸幕。故建雖經亂。而民皆安堵。文義與有力焉。遷讚善大夫。卒。子禹昌甫。二歲。妻朱氏。大將軍業女也。

賻贈一無所受。蓋其廉如此。故能率其妻如此。

許規

許規高陽人。祖儒義。不食梁粟。自雍州襁負東走。隱江南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規好道家言。故不事事。嘗歸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歿。願以骸骨屬。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歿者家。父驚愧之。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爲長者云。子述事後主爲監察御史。亦有清節。後仕皇朝。

苛政傳第十四

嗚呼。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陰陽和同。剛柔相濟。然後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人位其中。戴仁抱義。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也。苟忿戾殘忍。而不全乎仁義。則猶天之獨陽而無陰。地之獨剛而無柔。其於生成也殆矣。古之聖人所以德刑並用。而洽于民心者。凡以知此而已。循致後世。依勢作威。倚法以削。則滅天地之德。刻生民之

性苛細慘烈。無所不爲。可不痛哉。昔孔子適楚。有婦人哭於路而哀。使子貢問之。曰。爾之哭重有憂乎。曰。然。子貢問其故。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是以哀之。子貢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聞之。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作苛政傳。

張宣

張宣字致用。少事吳爲軍校。隸大將柴斐。斐愛人戢下。諸將化之。唯宣頗肆暴戾。部曲苦之。劉從信圍虔州。虔人乞師於楚。信遣宣及高審思分兵禦之。大敗楚師。累遷諸軍都虞候。徙爲左街使。皆以嚴酷爲理。及鎮鄂州。置地室以鞠罪人。罪無問大小。入之則無全活。未幾。境內大治。道不拾遺。會雪中炭肆有鬪者。錄問之。言市炭一秤。而輕不及數。宣使秤之。信然。乃斬賣炭者。梟首懸炭于市。自是賣炭者率以十五斤爲秤。無敢輕重。

李德柔

李德柔字子懷。鄱陽人也。始爲小吏。善伺人之私。抽獲亡命。所至必得。時目爲李猫兒。累遷大理卿。持法

苛峻。獄有未成，則以蘆蓆卷囚而倒置之。死者甚衆。德柔本無學術，妄稱博學。每呼馬爲韓盧，染工爲伶倫。雖然不附姦佞，善守職分。故終其天年初元，宗欲置北寺獄。德柔諫曰：「世豈乏士，而俾閹豎得以弄其文墨邪？」其議遂寢。論者韙之。

嗚呼！唐末大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考諸前史，吳越最多。唯南唐載籍脫略，閹人內侍，用否輕重，不可悉考。案浮屠傳，後主對佛像燃命燈，以決大辟。自夕至旦，火滅則誅之，不滅則貫之。由是富商大賈，遺賂內官，俾續燈獲免者，甚衆。而此又有置獄北寺之說，則閹豎之職，雖無考據，而伺隙祇巖，竊弄威德，亦已甚矣。幸而國君儒雅，未嘗嬖倖，故不見斥於當時。

南唐書卷十八終

南唐書卷十九

誅死傳第十九

嗚呼。三代之際。刑不上大夫。而霸者之命。亦曰無專殺大夫。則古之所以任大夫者。未嘗不以賢。而所以待大夫者。未嘗不以禮。及其世亂。刑濫。故殺之之甚。有見於春秋者。書人以殺。殺以其罪也。稱國以殺。殺不以其罪也。是以爲人君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後世君子。耻於自明。而爲小人之所誣。則賢不肖。

駢。歿。於。市。朝。而。陷。其。君。於。首。惡。之。名。者。無。世。無。之。良。史。所。以。直。筆。書。之。使。後。世。爲。臣。者。知。法。之。不。可。犯。爲。君。者。知。刑。之。不。可。濫。如。陳。蕃。李。固。之。歿。君。子。觀。之。未。嘗。不。扼。腕。而。歎。之。董。卓。王。甫。之。歿。君。子。觀。之。未。嘗。不。撫。然。而。快。之。是。其。刑。之。當。否。雖。千。載。之。後。猶。足。以。感。發。人。之。喜。怒。也。南。唐。享。國。日。淺。可。名。之。士。無。幾。而。誅。歿。大。半。如。宋。齊。丘。陳。覺。李。徵。古。李。德。明。鍾。謨。張。巒。褚。仁。規。王。建。封。范。冲。敏。皇。甫。繼。勳。林。仁。肇。潘。佑。李。平。皆。歿。於。非。命。就。其。未。歿。之。行。以。考。之。則。知。其。所。歿。者。不。能。無。當。否。矣。然。則。南。唐。之。亡。非。人。亡。之。亦。自。亡。也。爲。國。而。自。去。其。股。肱。譬。諸。排。空。之。鳥。而。自。折。其。羽。翮。孰。有。不。困。者。哉。昔。孔。子。適。晉。至。河。而。還。者。聞。晉。殺。竇。鳴。犢。舜。華。也。故。曰。刳。胎。而。麟。不。至。覆。巢。而。鳳。不。翔。君。子。惡。傷。其。類。也。作。誅。歿。傳。

褚仁規

褚仁規。字可則。廣陵人也。始爲軍中小吏。勤幹敏給。可被繁使。累告右職。出爲海陵鹽監使。海陵民好爭訟。吏多不能直。乃以仁規兼縣事。所部魚鹽竹葦之

地財用所出。國家每有大役。常賦不能給。仁規使行。視民家所有。舉籍取之。事訖。則以次償備。罔有遺。遺以故。民不甚怨。而供億公費。不知限極。烈祖喜之。及以海陵爲泰州。遷仁規爲刺史。不移治所。政亦如故。晚年國家少事。仁規掎克不已。多入私門。刑罰滋暴。加以奢縱。宣徽使陳覺有宿嫌。密啟其狀。侍御史王仲連亦劾之。烈祖陽不問。而陰欲罷其郡。會將東巡。乃召以爲靜江軍都虞候。督舟師以從。及還都。遂留不遣。仁規方承恩遇。猥被摧折。不勝忿恚。乃上書自陳。無過而爲讒佞所間。辭甚訐斥。烈祖下其事。命陳覺充泰州按鞠使。仁規聞覺往按。歎曰。吾嘗孤立。所知者主上而已。陳覺首構吾事。而今以屬之。何以自明。遂自劾。卽日收付大理。賜死。妻子徙和州。

王建封

王建封少爲軍校。驍勇任俠。平建州。功冠諸將。拜信州刺史。爲人剛鷲。無所忌憚。及陳覺等矯命討李仁達。建封帥師圍福州。與諸將爭功。城垂尅。而先退。諸軍由此潰散。遂失晉安。元宗大怒。陳覺、馮延魯皆被

南唐書 卷十九
流竄而建封不自安。元宗召還慰撫之。使掌禁兵。建封怙罪愈多僭侈。時魏岑、鍾謨、李德明皆當清要。而岑詭佞尤甚。謨及德明亦輕脫。俱不協衆望。戶部員外郎范冲敏頗耿介負氣。深疾岑等。而與建封相善。以建封方被寵任。可去羣黨。因勸建封上書。歷詆用事者。請盡去羣小。進用正人。元宗大怒。以其武臣握禁兵。不當干預國政。流建封池州。賜死于路。冲敏棄市。

李德明

李德明不知何許人也。落鰓負大節。累遷兵部員外郎。文理院學士。周世宗伐淮南。下滁州。元宗懼。先遣牙將王知朗奉書于世宗。不答。未幾楊光舒、秦蘄相次潰。元宗益懼。乃遣德明與鍾謨奉表稱臣。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亦不答。德明與鍾謨皆留行在。明年元宗復使孫晟、王崇質削去帝號。願效貢賦。世宗猶不答。於是鍾謨等見世宗英武。而師甚盛。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

質還江南。而謨晟皆見留。德明等歸。盛稱世宗英武。元宗惡之。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德明賣國以圖利。元宗大怒。命斬德明于市。明益兵以拒周。初德明與周謨皆以尚書郎侍制。特恩用事。百官側目。號爲鍾李。及謨還。因覆案齊丘黨與。追贈德明袁州刺史。

皇甫繼勳

唐附錄后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少以父蔭爲軍校。常從暉軍中。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欲遁。暉操戈擊之。弗及。遂逸。以暉死。事。故。繼勳。恩澤優渥。累遷將軍。池饒二州刺史。性謹厚。勤於爲理。吏民安輯。入爲諸軍都虞候。數年。南唐老將亡歿殆盡。繼勳雖少。遂拜大將軍。貲產優贍。而錫賚頗優。於是營第宅。侈車服。畜妓樂。備珍美。擇近郊之地。植花構亭。珠翠環列。擬於王室。及王師來伐。繼勳保惜貲富。無効死之志。欲後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於衆中。但言國數窮。促而已。或聞敗績。則怡愉竊喜。或有敢死之士。請出効命。則杖而拘之。由是軍情忿恚。百姓切齒。近侍屢以

質還江南。而謨晟皆見留。德明等歸。盛稱世宗英武。元宗惡之。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德明賣國以圖利。元宗大怒。命斬德明于市。明益兵以拒周。初德明與周謨皆以尚書郎侍制。特恩用事。百官側目。號爲鍾李。及謨還。因覆案齊丘黨與。追贈德明袁州刺史。

皇甫繼勳

唐附錄后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少以父蔭爲軍校。常從暉軍中。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欲遁。暉操戈擊之。弗及。遂逸。以暉故事。故繼勳恩澤優渥。累遷將軍。池饒二州刺史。性謹厚。勤於爲理。吏民安輯。入爲諸軍都虞候。數年。南唐老將亡歿殆盡。繼勳雖少。遂拜大將軍。貲產優贍。而錫餐。頗優。於是營第宅。侈車服。畜妓樂。備珍美。擇近郊之地。植花構亭。珠翠環列。擬於王室。及王師來伐。繼勳保惜貲富。無効死之志。欲後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於衆中。但言國數窮。促而已。或聞敗績。則怡愉竊喜。或有敢死之士。請出効命。則杖而拘之。由是軍情忿恚。百姓切齒。近侍屢以

質還江南。而謨晟皆見留。德明等歸。盛稱世宗英武。元宗惡之。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德明賣國以圖利。元宗大怒。命斬德明于市。明益兵以拒周。初德明與周謨皆以尚書郎侍制。特恩用事。百官側目。號爲鍾李。及謨還。因覆案齊丘黨與。追贈德明袁州刺史。

皇甫繼勳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少以父蔭爲軍校。常從暉軍中。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欲遁。暉操戈擊之。弗及。遂逸。以暉死。事。故。繼勳。恩澤優渥。累遷將軍。池饒二州刺史。性謹厚。勤於爲理。吏民安輯。入爲諸軍都虞候。數年。南唐老將亡歿殆盡。繼勳雖少。遂拜大將軍。貲產優贍。而錫賚頗優。於是營第宅。侈車服。畜妓樂。備珍美。擇近郊之地。植花構亭。珠翠環列。擬於王室。及王師來伐。繼勳保惜貲富。無効死之志。欲後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於衆中。但言國數窮促而已。或聞敗績。則怡愉竊喜。或有敢死之士。請出効命。則杖而拘之。由是軍情忿恚。百姓切齒。近侍屢以

爲言。後主優容之。後託以軍旅。稀復朝見。召之亦不至。後主於是不能容。乃親巡城。勞軍還。誘繼勳入宮。責其流言。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始出門而衆軍之上。雲集。鬻割繼勳。頃刻而盡。嗚呼。天屬之厚。不可薄也。於其所厚而薄之。則其他無不薄矣。皇甫繼勳。叛父於垂死之際。及其事君。又可知也。忠孝人之大倫。而不忠不孝者。無容於天地之度內。然則繼勳之歿。豈特人怨哉。

鍾謨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也。僑建康。少爽悟。博學。屬文。類脫時輩。元宗寵用之。拔自下位。累遷吏部郎中。顯德中。周師下揚光等州。元宗遣謨與李德明奉表於世宗。未報而孫晟王崇質繼至。謨等謂世宗曰。唐畏陛下神武。保無二心。願歸取表。盡獻淮甸之地。世宗許之。遣德明崇質還江南。而晟與謨皆留行在。旣而江南拒命。世宗大怒。案誅晟及館中二百餘人同歿。獨赦謨。以爲耀州司馬。謨在耀州。以其詩貽州將。其略云。翩翩歸盡塞垣鴻。殷殷驚開蟄戶蟲。渭北離愁春

色裏江南家事戰城中江南暨周平世宗召謨授衛尉卿放還國謨作詩以獻其略云三年耀武群侯服一日迴鑾萬國春南北通歡永無事謝恩歸去老陪臣世宗覽而悅之賜黃金五百兩意將以問其君臣也元宗果銜之謨歸爲禮部侍郎判尚書省國政悉秉於中臺相府但糾轄而已謨旣秉權鑄大錢改制度恃其才能挾中朝之勢尤橫恣不法世宗每遣使至必賜詔存問時太子箕叅愬庶政謨薦其所知閭式爲太子司議郎百司關啟多由之初李德明與謨善德明之歿給事中唐鎬與宋齊丘同議至是鎬不自安又頗納賄謨知之而詰其狀鎬大懼及謨復使周以世宗之言覆按齊丘黨與陳覺李徵古以下皆伏誅鎬益懼會信州刺史張巒入爲天威軍都虞候嘗詣謨第相歡或至夜分鎬時掌樞要因構謨與巒謀爲不軌元宗疑之太子箕卒從嘉以次當立而謨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元宗大怒尚以世宗之故未卽加誅乃罷其職爲國子司業及世宗崩遂貶謨著作佐郎饒州安置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卽

色裏江南家事戰城中江南暨周平世宗召謨授衛尉卿放還國謨作詩以獻其略云三年耀武群侯服一日迴鑾萬國春南北通歡永無事謝恩歸去老陪臣世宗覽而悅之賜黃金五百兩意將以間其君臣也元宗果銜之謨歸爲禮部侍郎判尚書省國政悉秉於中臺相府但糾轄而已謨旣秉權鑄大錢改制度恃其才能挾中朝之勢尤橫恣不法世宗每遣使至必賜詔存問時太子箕叅愬庶政謨薦其所知閭式爲太子司議郎百司關啟多出之初李德明與謨

善德明之歿給事中唐鏞與宋齊丘同議至是鏞不自安又頗納賄謨知之而詰其狀鏞大懼及謨復使周以世宗之言覆按齊丘黨與陳覺李徵古以下皆伏誅鏞益懼會信州刺史張巒入爲天威軍都虞候嘗詣謨第相歡或至夜分鏞時掌樞要因構謨與巒謀爲不軌元宗疑之太子箕卒從嘉以次當立而謨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元宗大怒尚以世宗之故未卽加誅乃罷其職爲國子司業及世宗崩遂貶謨著作佐郎饒州安置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卽

日監督上道馳驛發遣家屬自後而去。謨時病風眩，作絕句十餘章，其辭皆悽愴。至郡月餘，遣人就緝殺之。謨尤好古碑，奉使中原，每道旁碑碣，必駐馬歷覽，嘗見碑跌大碣半沒水中，謨欣然解衣以手捫揣，默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錄本就證之，無差。其爽邁如此。初使者至，謨望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孫晟獨歿狀。」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緝，亦賜歿于宣州。

潘祐

潘佑，散騎常侍處常之子，氣宇孤峻，閉門讀書，不營貲產。文章瞻逸，尤敏於議論。時譽鬻然，中書舍人陳喬、戶部侍郎韓熙載薦之，以秘書省正字釋褐。俄直崇文館，輔後主於東宮。後主卽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後主納后，歷代久無其禮，開元禮亦多闕。博士陳致雍習知沿革，隨事補正。後主使徐鉉與佑參議，佑立論以沮之，文采可觀。後主竒其議，頗見施用。由是恩寵日洽，改知制誥。明年居中用事，極論時政，無所迴避。後主手札敦喻，佑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

日監督上道馳驛發遣家屬自後而去。謨時病風眩。作絕句十餘章。其辭皆悽愴。至郡月餘。遣人就緝殺之。謨尤好古碑。奉使中原。每道旁碑碣。必駐馬歷覽。嘗見碑跌大碣半沒水中。謨欣然解衣以手捫撫。默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錄本就證之。無差。其爽邁如此。初使者至。謨望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孫晟獨處狀。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緝。巒亦賜死于宣州。

潘祐

潘佑散騎常侍處常之子。氣宇孤峻。閉門讀書。不營貲產。文章瞻逸。尤敏於議論。時譽靄然。中書舍人陳喬。戶部侍郎韓熙載薦之。以秘書省正字釋褐。俄直崇文館。輔後主於東宮。後主卽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後主納后。歷代久無其禮。開元禮亦多闕。博士陳致雍習知沿革。隨事補正。後主使徐鉉與佑參議。佑立論以沮之。文采可觀。後主竒其議。頗見施用。由是恩寵日洽。改知制誥。明年居中用事。極論時政。無所迴避。後主手札敦喻。佑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

去。乃徙佑專知國史。悉罷其職。時江南衰削。國步多艱。佑所上諫疏。有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之辭。後主惡之。又其所薦黜。與時輩不協。因誣以他事。劾佑。佑自到母及妻子。徙饒州。佑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僕。傷白龍爲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至是果以三十六歲卒。

李平

李平。初爲河中李守貞從事。漢隱帝立。守貞據城叛。隱帝命周太祖討之。守貞遣平與朱元奉表來乞師。未返而河中平。遂留江南。越人寇毘陵。平自言有武略。因以爲將。固辭。乃遷衛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進逼蘄州。周師先遁。平入保其城。卽以爲蘄州刺史。會朱元叛。元宗恐其不自安。召之還都。使者失旨。鎖平送建康。元宗慰勉之。拜建州節度副使。徵爲衛尉卿。平本好神僊。修養之事。而動多怪妄。自言僊人神鬼。常與通接。潘佑亦好仙。平因與親善之。言佑父處常。今已爲僊官。而已與佑亦僊官也。家置靜室。人莫

能窺佑既獲用。請復井田法。深抑豪民。有買貧戶田者。使卽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曠土盡令種桑。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命行于下。急如火星。州縣吏民。因以爲姦。百姓大擾。聚而爲亂。後主知立法之病。卽罷之。佑復薦平知尚書省。由是群議紛紛。以爲壞法殃民。皆由平始。乃先收平下大理使收佑。佑自剄。平縊于獄。妻子徙虔州。明年宥其家。廩給之。

南唐書卷十九終

南唐書卷二十

黨與傳上第十六

嗚呼。漢以黨錮衰。唐以朋黨滅。漢唐之亂。雖愚者與知焉。迨乎利害相攻。則爲之而不知其非。蓋亦蔽於好惡之情而已。南唐之士。亦各有黨。智者觀之。君子小人見矣。或曰。宋齊丘。陳覺。李徵古。馮延巳。延魯。魏岑。查文徽。爲一黨。孫晟。常夢錫。蕭儼。韓熙載。江文蔚。鍾謨。李德明。爲一黨。而或列爲黨與。或各敘於傳者。何哉。蓋世衰道喪。小人阿附。以消君子。而君子小人。

反類不合故自小人觀之因謂之黨與而君子未嘗
有黨也予之所論一入于黨與則宜無君子而各著
于篇者未必皆小人嗚呼弗可不察也作黨與傳

宋齊丘

宋齊丘豫章人也其父誠爲江西鍾傳副使卒於任
時天下已亂經籍道熄齊丘獨好學有大志及鍾傳
敗齊丘益窮隨衆東下糊口於倡優魏氏烈祖時爲
昇州刺史延四方之士齊丘依焉因以鳳皇臺詩見
志曰嵯峨壓洪泉岸客撐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
不鑿上有布政臺八顧背城郭山蹙龍虎健水黑螭
蜃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燁爍畫棟泥金碧石路盤
磽确倒掛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松棲
鸞鷲梁間燕教雛石罅虵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
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剪蒿除
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衣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先
搖落塵飛景陽井草舍臨春閣芙蓉如佳人迴首似
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夜半鼠窸窣天陰鬼
敵啄松孤不易立石醜難安着自怜啄木鳥去蠹終

南唐書 卷二十一
不錯曉風吹梧桐樹頭鳴噪噪峩峩江令石青苔何
淡薄不話興亡事舉首思渺邈吁哉未到此福劣同
尺蠖籠鶴羨鳧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
棠籥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銷
一略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爲
殢斃安得生羽翰雄飛上寥廓烈祖奇其才以國士
待之歛人汪台符投書于烈祖齊丘忌其名頗排斥
之齊丘本字超回台符因是貽書侮之曰聞足下齊
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爲字齊丘慙卽改字子嵩隨
烈祖鎮京口入定朱非之難雖叅謀議而怯於鼓鐸
故不預戰功烈祖輔政勵精爲理修舉禮法以遇強
衆親附卿士寬徭薄賦人用安輯齊丘頗有力焉烈
祖欲進用之而爲徐義祖所惡乃以爲殿直軍判官
凡十年義祖卒始拜右司員外郎累遷左諫議兵部
侍郎居中用事期以相之齊丘自以名望甚淺欲爲
退讓以自重乃告如豫章改葬其父因入九華山啟
求退居吳主連徵不至元宗時爲大將軍烈祖使元
宗親往敦迫乃起除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烈

祖出鎮金陵。以元宗入輔政。委齊丘左右之。齊丘於是益樹朋黨。潛自封植。時烈祖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禪代之勢。而烈祖恭謹守道。懼羣下不協。欲待嗣君。齊丘亦盛贊其說。與烈祖意合。烈祖次子景遷。吳主之壻也。美姿儀。風度和雅。烈祖鍾愛特甚。齊丘使陳覺爲景遷教授。以賈其聲價。齊丘叅決時政。多爲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盛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烈祖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於景遷。景遷易制已爲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之謀也。烈祖覺之。乃召齊丘如金陵。以爲已副。遙兼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行軍司馬徐玠。副使李建勳。判官孫晟。賈潭。吳相王令謀。都校周宗之徒。相爲推挽。決行大事。旣建齊國。以齊丘爲左丞相。遷司空。徐玠爲右丞相。明年烈祖卽位。徐玠爲使相。張居誅。張延翰。李建勳。皆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丘但遷司徒而已。自悼失計。復恥無功。不勝其忿。受宣之日。聞制辭云。布衣時陛下乃一刺史。爾今日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拂衣而出。闔門請罪。烈祖但遜。

辭以喻之。不爲改官。齊丘久之計無所出。乃更上書請議遷讓皇他郡。以絕人望。吳世子璉。烈祖子壻也。又請絕其婚而斥遠之。其詞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聞者莫不大笑。居數年。復自陳以輔相之重。不可不與政。烈祖許其入中書視事。又以兩省事。多委給事舍人。而中外繁劇之務。皆在尚書省。乃求知尚書省事。亦許之。於是悉取朝廷附已者。分掌六司。下及胥吏。皆用所親吏。視事數月。有親吏夏昌圖者。盜官錢三百萬。齊丘特判貸其死。烈祖大怒。切責所司。刑部官吏自劾請罪。久之乃解。昌圖坐斬。齊丘臥疾不出。烈祖遺壽王景遂往問之。許其出鎮本州。旬日遂起。拜洪州節度使。委任羣小。政事不治。所居舊里愛親坊。改爲錦衣坊。大啓第宅。窮奢宏壯。居坊中人。皆使修飾牆屋門巷。極備華潔。民不堪命。相率逃去。坊中爲之空前。後四任本州。其行事多類此。在富貴權要之地三十年。唯欲人之順已。其一言不同者。必被排擯。酷好術數。凡天文地理。占相卜祝之徒。在門下者數十人。厚祿以給之。相傳言齊丘少

時曾夢乘龍上天。凡文武百司皆布朋黨。每國家有善政。其黨輒但言宋公之爲也。事有不合羣望者。則曰不用宋公之言也。每舉一事。必知物議不可。則羣黨競以巧詞先爲之地。及有議論者。皆以墮其計中。羣臣敢言者。常夢錫、蕭儼、江文蔚、韓熙載等十數人。而常蕭尤甚。夢錫性偏而簡言。儼無文而辭繁碎。故皆不能勝。然雖正人切齒。而流俗疏遠之人。猶瞻仰以爲元老。故趨附者益多。及國家多難。因欲遂其窺竊之計。卒以此敗。元宗謂近臣曰。齊丘之才。安能當

此大難。不過率國中以降。自爲功爾。

窺竊之計。與當大難之事。皆具

陳喬陳覺傳

及放歸青陽。卽舊第之外。別院處之。重門外

鎖穴。牆以給食。明年自縊。歿年七十三。諡醜。謬齊丘

初館于倡妓魏氏。藉其貲。給遂以爲正室。亦封國夫

人。無子。以從子摩詰爲嗣。及後主卽位。召其妻子還

建康館。給之。連坐者皆宥。齊丘爲文有天才。而寡學

不經。師友議論詞讓。詭誕多違戾。先王之旨。自以古

今獨步。書札不工。亦自矜銜。而嗤鄙歐虞之徒。馮延

巳亦工書。遠勝齊丘。而佯爲師授。以求媚齊丘。謂之

曰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意往往以虞世南其何堪也其狂瞽如此承二君不世之恩而自陷刑辟識者知其有天道焉

嗚呼俗說江南堅甲精兵雖數十萬而長江天塹險過湯池可當十萬國老宋齊丘機變如神可當十萬周世宗欲取江表故齊丘以反間歿斯言殆非君子之說閭巷小人之語也龍袞因是著于野錄以欺惑後世而後世之人亦頗信之且民之至愚欺之則易信况齊丘益樹朋黨以賈譽於當時自非特立獨行之士安能知其妄偽哉孔子嘗以鄉人皆好之爲未可蓋鄉人之情未必公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則信善矣嗚呼善人吾不得見則齊丘之事安所考信哉蓋亦考其所言與其所行而已觀其著書云畫者不敢易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制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寘禍於我此意以社稷之功自任而無復君臣之禮也又云見食象者食牛不足見戴冕者戴冠不足則窺竊之計於是乎萌矣予以是知齊丘之所言也伐南閩攻仁達

以空其國用。錫韓熙載、江文蔚以間其忠言。予以是知齊丘之所行。則齊丘之死自速辜爾。謂之反間者妄也。

南唐書卷二十一終

南唐書卷二十一

黨與傳下第十七

陳覺

陳覺，宋齊丘之客也。齊丘薦為楚王景遷教授，累遷兵部侍郎宣徽使。覺在外姦佞苛酷，及居家不能制義於一妻。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宋齊丘嘗選三婢予之，頗有容質。李氏亦無難色。奉事三婢禮如舅姑。晨夕承侍，未嘗輒離左右。人問其故，則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敢倨慢邪？三婢

不自安。求遷宋第。覺唯唯聽從而已。李仁達據福州。齊丘因薦覺有智略。可使喻青於仁達。必不勞寸刃。坐致闕下。元宗許之。乃以覺爲福州宣諭使。既至。說仁達入覲。仁達曰。安撫未定。請俟他年入覲。覺還至建安。恥說之不行。乃矯制發建汀撫信之兵往討之。既而諸軍皆潰。士之戰歿者無幾。國用遂爲一空。於是鎖覺送建康。中外皆謂其必誅。而齊丘上表爲請。乃赦之。流覺於蘄州。未幾復用如初。及救壽春。又與朱元有私隙。而窘之太甚。卒致元叛。淮甸既陷。舉國震恐。齊丘等因之以圖變。覺與李徵古俱爲樞密副使。徵古每於言議。無復臣禮。覺請元宗深居後宮。委國事於宋公。臣時得入奉從。容譚釋老而已。元宗以羣情方撓。不欲暴其事。及使中原回。乃罷近職。覺以世宗之命。告元宗曰。江南連年拒命。知是宰相嚴續所爲。可殺以謝過。元宗知其與續有宿嫌也。不信。鍾謨請覆實其事。乃遣謨告謝責已。言非續之罪。世宗大驚曰。續果能如是。乃忠於所事也。何罪之有。朕爲天下主。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報元宗。乃下令數覺。

前後罪惡。貶饒州安置使。殺于路。

李徵古

李徵古。宜春人也。昇元末第進士。時宋齊丘廣樹黨。與以張聲勢。徵古常出入門下。保大中與陳覺同掌機密。淮甸兵起。劉彥貞敗歿。人心恐懼。元宗歎曰。吾家國一至於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泣有何益。杯酒過量邪。乳保不至邪。元宗變色。左右皆戰慄。徵古亦白若。又與陳覺乘間言社稷禍在朝夕。請陛下燕居深宮。國事盡付宋齊丘。以紓喪亂。元宗以戎事未戢。隱忍不發。及晝江罷兵。鍾謨自至京師。判尚書兼三省之政。權勢特甚。尤切齒齊丘黨。與常曰。人臣窺國。理不可容。及陳覺奉使中原。欲矯世宗之命。殺嚴續。謨乞復使。周覆實其事。齊丘黨與遂敗。貶徵古洪州。殺之。

馮延巳 馮延魯

馮延巳。字正中。廣陵人也。父令頹。事本郡爲軍吏。烈祖署爲歙州鹽鐵院判官。裨將樊思蘊作亂。燒營而火。及令頹第。叛卒皆釋兵救火。其得人心如此。時刺

史骨言病甚。中外不知存否。人心惴惴。延巳年十四。徒步入見言。復傳言。教出謝將吏。人情乃安。及長。有辭學。多伎藝。烈祖以爲秘書郎。使與元宗遊處。累遷駕部郎中。元帥府掌書記。與陳覺友善。自結於宋齊丘。以固恩寵。同府在巳上者。稍以計遷出之。元宗愛其多能。而嫌其輕脫。貪求。特以舊人不能離也。孫晟面數之曰。君常鄙晟。晟知之矣。晟文筆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諛佞不如君也。然上置君於親賢門下者。期以道藝相輔。不可悞邦國大計也。聞者。魁其言。烈祖季年。亦惡之。復爲常夢錫彈劾。必欲斥去。未果。而烈祖歿。元宗卽位。延巳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一日數見。元宗不悅。曰。書記自有常職。此各有所司。何其繁也。由是少止。遂與宋齊丘更相推唱。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復與其弟延魯。文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保大四年。自中書侍郎。拜平章事。時論不平。出鎮撫州。亦無善政。延巳無才而好大言。及再入相。乃言巳之智略。足以經營天下。而人主躬親庶務。宰相備位。何以

致理。於是元宗悉以庶政委之。奏可而已。延巳遲疑。顧望責成胥吏之手。又竊笑烈祖戢兵。以爲齷齪無大略。安陸之役。喪兵數千。而輟食吞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大事。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宴樂擊鞠不輟。此則真英雄主也。故蠹國殃民。實此之由。爲相之後。動多徇私。而故人親戚。始於謝絕。與弟延魯如仇。延魯所生乃延巳之繼母也。亦至疎隔。旣失湖湘。人皆歸咎。延巳自劾。元宗復使親政。割地之後。始乞罷相。乃遷爲宮傅。逾年卒。年五十七。著樂章百餘闕。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圍。建章鍾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謠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山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詞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冊。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初蕭儼深惡延巳。常廷斥之。及儼爲大理卿。斷獄失入。舉朝皆欲誅儼。獨延巳力爭。以爲赦。前失入。罪不

當。歿。儼。終。獲。免。人。皆。避。之。以。謂。裴。冕。損。怨。無。以。加。此。
延。魯。延。已。異。母。弟。也。初。爲。江。都。判。官。累。遷。水。部。員。外。
郎。中。書。舍。人。延。魯。銳。於。進。趨。常。欲。用。事。四。方。以。要。功。
名。延。已。詰。曰。士。以。文。行。飾。身。勤。恪。居。職。則。寵。光。至。矣。
何。用。行。險。以。圖。祿。利。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惜。
惜。持。循。資。爲。宰。相。也。建。州。之。役。雖。查。文。徽。尸。其。事。而。
延。魯。實。贊。之。閩。人。先。苦。王。氏。亂。政。聞。唐。師。至。皆。伐。木。
開。道。壺。漿。奉。迎。旣。尅。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
堪。命。故。雖。下。其。地。而。人。皆。解。體。劉。從。効。李。仁。達。之。徒。
得。以。鳩。集。其。民。專。據。郡。縣。者。因。其。隙。也。及。陳。覺。矯。命。
討。晉。安。表。言。朝。夕。可。克。元。宗。不。得。已。發。諸。路。兵。應。之。
延。魯。亦。請。行。拜。南。面。監。軍。使。李。仁。達。求。救。於。越。越。人。
遣。兵。助。守。旣。而。延。魯。魏。岑。王。崇。文。等。各。領。兵。萬。數。四。
面。俱。至。圍。城。數。匝。聲。動。天。地。有。國。以。來。出。師。之。盛。未。
之。有。也。延。魯。等。各。務。爲。已。功。犄。角。不。相。應。諸。將。皆。息。
莫。肯。用。命。故。兵。勢。雖。盛。而。城。久。不。下。越。之。救。兵。無。所。
施。力。欲。出。不。可。越。人。復。以。舟。師。浮。海。而。至。旁。岍。阻。濘。
不。可。登。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戢。矢。如。蝟。延。魯。曰。城。

所以不下者恃此救也。今不與之戰，則裹糧坐甲，何爲哉？不如却軍，俟其登岍，盡殺之，城必降矣。裨將孟堅諫曰：賊勢已窮，堅壁困之，功在漏刻。延魯不聽。越人登岍，是致死力。延魯遇敵先走，其下皆潰。孟堅死之。諸軍相次亦潰。士之戰死者無幾，而軍資器械委棄略盡。元宗大怒，命鎖延魯，陳覺至建康，韓熙載劾奏，請置之死。宋齊丘固爭，乃流延魯于舒州。未幾復用爲東都留守。延魯初至自晉安，身被五木，鎖鑰甚固。延魯已歎曰：弟不肯爲循資宰相，一至於此。兄弟由是有隙。淮甸兵起，延魯棄揚州，削髮爲沙門，逃歸。周人執之，歸于京師。時誚之曰：執節分符，始作大軍之帥，被縑削髮，潛爲行脚之僧，割地之後，世宗以爲刑部侍郎，遣歸報聘，遂留金陵，拜戶部侍郎。建隆初，李重進來乞師，元宗命延魯出告其使曰：吾不相救，非乏兵也。大丈夫不得志而反，固有之矣，但不得其時爾。昔周世宗初崩，人心未一，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天下晏然，乃以一城之地，抗萬乘之師，此自速死爾。吾安能救速死之人乎？太祖皇帝親

征延魯入貢。太祖曰：爾國連吾叛臣乎？延魯徐曰：陛下徒問之而未知之，乃以實對。太祖領之，因曰：朕以大軍渡江，爾國能拒朕乎？延魯曰：重進天下之姦雄，陛下—鼓平之，叢爾江南安足以抗天威？但士大夫感其主恩，有必死之志，陛下能棄萬之卒，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設險，風波不常，儻進未尅，城退乏糧，道亦官守之責也。太祖笑曰：聊戲卿爾，吾與江南大義已明，何至於此？乃頒師。

魏岑

以上皆見陳彭年別錄

魏岑，字景山，鄆州人也。篤學強識，而拙於屬文。常遊覽四方，凡天下山川勝勢，風土美惡，無所不知。避亂淮南，署郡從事。久不得志，數以計策干宋齊丘，薦授校書郎。尤好諛佞，善揣人意。元宗卽位，銳意天下，有尅復中原之志。岑請親祀南郊。元宗曰：俟天下爲一，然後告謝天地。及下南閩，意以爲諸國可指麾而定。岑因侍宴，自言臣少遊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日，臣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岑趨墀下拜謝，人皆以爲佞。保大六年，李守貞乞師，以岑兼沿淮巡撫使，聞

南唐書 卷二十一
守貞敗。罷爲屯田使。入爲兵部侍郎。拜樞密副使。

查文徽

查文徽。不知何許人也。用宋齊丘薦。授元帥府掌書。記。遷秘書郎。元宗卽位。拜中書舍人。保大中。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弒其君曦。遣使告亂。馮延巳請執其使。以伐閩。俄以民疫。寢其議。文徽獨以爲可討。王延政首亂。宜攻自建州。議者多不從。唯馮延魯贊之。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閩。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爲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決行。邊鎬帥洪州屯兵。與文徽會。建安之民苦王氏亂政。皆伐木開道。以迎我師。遂下建陽。方且傳檄諭福州。而王延政先遣統軍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境。給曰。唐爲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裨將林仁翰殺連重遇。函其首歸。承祐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州。親率衆以拒文徽。文徽始以福州之亂。伐閩至此。延政已平福州。五郡之兵大集。敵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啓求濟師。臧循監偏師屯邵武縣。縣民擒之。斬于建州市。元宗復遣祖全恩。何敬洙。率萬人至建陽。與延政隔

谿水而陣。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裨將武彥思、馬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退而城守。福州復亂。李仁達殺繼昌。及吳承祐以卓儼明為主。儼明老僧也。徒衆數千。目有重瞳。垂手過膝。故推立之。既而無統御之略。仁達復殺之。而自稱留後。延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巖、延平津。相繼下。俄克建州。執王延政歸於建康。漳泉汀皆平。而唯福州羈縻而已。遂以文徽爲撫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拜建州節度使。及陳覺矯命敗績。福州遂屬吳越。後二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遁。文徽與劔州刺史陳誨帥舟師應福州。以兵出迎。誨曰：越人謨信。謨信無信也。閩人語音。未可速進。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等。元宗送先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後事亡。

南唐書卷二十一終

南唐書卷二十二

歸明傳上第十八

嗚呼。生草昧之世。事偏據之國。君臣上下。冥行而已矣。及其一覩聖人之化。而得其所歸。則何異於離葑屋之幽。即天日之鑒哉。故南唐之士。及事皇朝者。皆謂之歸明。而歸明之士。未必皆善也。作歸明傳。

蕭儼

蕭儼。廬陵人也。甫十歲。詣廣陵。以童子擢第。及長。志量穩正。交不苟合。授秘書省正字。烈祖受禪。遷大理

司直拜刑部郎中。明清平恕。號稱職。烈祖季年。性辯急。羣臣多貽訶責。陳覺居近職。不自安。請告數月。烈祖殂。覺以宣遺詔。日出參儼。劾曰。陳覺側聆私室。以俟升遐。請案其罪。不許。元宗卽位。委政齊王景遂。馮延巳。魏岑之徒。因以隔絕中外。儼上書極論。遂出聽政。昇元之法。禁以良人爲賤。賣奴婢者。通官作券。至是。馮延魯等欲廣置妓妾。因矯遺制。許民私賣。已子儼駁曰。此非大行之命。延魯矯爲之爾。昔延魯爲東都判官。上疏。貧民不自給者。聽鬻已子。大行問臣。臣曰。往者陛下出府金以贖民子。故得天下歸心。大寶自至。今乃許民賣子。以資豪民。非防微之道也。由是延魯之請不行。今復行之。故知其矯先旨也。議者以遺詔已出。不可改。遂行。烈祖山陵。儼與韓熙載。江文蔚。同定禮儀。諡法。遷大理卿。兼給事中。因斷獄。失入。用事者欲誅之。賴宰相馮延巳固爭。以謂赦前失入。罪不當死。遂貶南昌令。因歸葬廬陵。幘巾素裾。詣郡廳設拜。敬守桑梓。言談服御。不改鄉俗。會讌故老。姻舊。語笑雍穆。俄復舊官。後主初嗣位。屢與嬖倖對弈。

儼入白事。舉奩投于地。後主大怒曰。汝與魏徵孰愈。儼從容曰。臣若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默然。罷弈。儼秉身方直。彈奏不阿。百官貴戚歛衽避之。歸皇朝以老病居鄉里。因訟至郡。言辭舛錯。郡倅不知其疾。以爲愚謬。乃詰之曰。江南用汝輩爲正卿。不亡何待。卒年七十。至無一金。

劉承勳

劉承勳不知何許人也。美風度。善數計事。烈祖爲郡從事。改糧料判官。出納無弊。號爲稱職。遷德昌宮使。南唐自吳建國。保有江淮。籠山澤之利。帑藏頗盈。德昌宮其外府也。金帛泉貨多在焉。禪代之後。邦國新造。而簿籍淆亂。鈎校不明。承勳由是多入私家。盜用無算。家畜妓樂。迨百數人。每置一妓。費數百緡。而珠金服飾亦各稱此。承勳善爲詭佞。常以寶貨遺賂權要。故雖朱門甲第。窮極富奢。而久弗之譴。太祖皇帝旣平荆湖。詔江南具舟運湘中米。承勳請行。乃督巨艘數百。柁自長沙抵迎鑾。本以姦心。預自結於皇朝。爲異時計。及金陵平。承勳歸于京師。首陳運米事。以

爲已績。太祖曰：此李煜勤王之職，豈汝功邪？特弗敘用。旣而窮困，裸袒丐食於路，不勝其苦。凍餒而卒。

邵拙

邵拙，宣城人也。孤峭不撓，博通經史，飲酒常至百盞。偶沉酗，遂絕飲。雖筵宴終日，唯茶漿而已。著書埒韓柳，有詩三百篇。尚書郎孫邁爲之序，命曰《廬嶽集》。曹郎趙慶以詩貽之，云：邁古文章金鸞鷲，出羣行止玉麒麟。歸皇朝，就應制科。有司以聞，未詔而卒。郡將哀之，籍其裝，得拙手書、史傳文集三百卷，藏于官府。時悼其苦學能文而不得達于名位，或議其詩有萬國未得雨，孤雲猶在山之句，斯爲應矣。門人袁氏買地葬之。

舒雅

舒雅，世爲宣城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因隨計金陵，以所學獻于吏部侍郎韓熙載。熙載一見如疇昔，館給之。雅性巧黠，應荅如流。熙載待之爲忘年之交。出入臥內，曾無間然。熙載性懶，不拘禮法，常與雅易服燕戲，猥雜侍婢入。末念醜，以爲笑樂。或云熙載所

觀

著格言。半雅之辭。迨數年。會熙載知貢舉。以雅爲第一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才爲當也。歸皇朝守舒州。出見山水奇秀。田疇沃壤。遂有終焉之志。考滿以本官掌靈仙勸卒。

盧絳

盧絳字晉卿。南昌人也。讀書略通大義。不事事。常以博奕角觝爲務。鄉里鄙之。絳慙憤。入廬山國學。與諸葛濤。刷鼈相善。諸生篋笥稍豐。輒強取之。山下桑門亦苦其無賴。號爲廬山三害。會朱弼爲國子助教。規其過。遂亡去。往還澗壁。遇大雪乏薪。絳恃膂力。踊祈簷楠燒之。病疴且死。夜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樽酒。其辭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黛代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數闋。因謂絳曰。子之疾。食蔗卽愈。詰朝求蔗食之。疾果差。迨數夕。又夢前白衣麗人曰。妾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絳寤。襟懷豁然。唯不測固子坡之說。後入金陵。詣後主。上書陳京口至澗壁要衝之地。宜立柵屯戍。

其餘利害數十事。書上未報。復爲書詣光政陳喬。喬與語數日。大奇之。因部署爲本院承旨。經營制置。頗見幹績。俄轉沿江諸營兵馬監押。絳於是召募無賴少年。便習舟楫水道者。得馬雄王川軍等數千人。立爲偏裨。使督卒伍。日習水戰。節以金鼓。麾以旗幟。迴舟轉戈。皆如節制。時有一舟應節稍遲。卽斬其舟長。復試之。可使泝逆流。蹈巨浪。常於海門遮獲越人船舫鹽貨。獻于金陵。後主賞其功。拜上柱國。及王師克池州。授陵波軍都虞候。沿江都部署。王師屢攻秦淮。口水柵。絳數拒之。皇甫繼勳鄭彥華等忌絳功名。出已說。後主遣絳出援丹陽。絳率所部百艘。爲八字陣。突圍出。至京口。麾兵三戰。越人三北。就拜絳太師。自絳出建康。水陸之攻愈急。絳還赴難。會宣州叛。乃授絳宣州節度使。討平之。金陵旣平。諸郡皆下。絳獨不順。殺歙州刺史龔慎儀。謀奔嶺表。朝廷數遣使喻旨。絳遂降。授冀州團練使。會龔慎儀姪頴爲右讚善大夫。上言求復季父之讎。乃命斬絳。絳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姿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卽固子坡也。

婦人姓耿名玉真其夫歿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

劉茂忠

劉茂忠廬陵安城人也貌魁雄善用大稍剽畧旁縣頗爲民患縣吏捕獲之械送本郡會赦減死論時上江羣盜趙晟蕭榮等聚徒數百郡縣捕之彌年不獲茂忠於是自陳擒晟等以贖餘罪郡將釋之示以恩信茂忠感憤因亡入賊中與捕吏爲內應討平之署茂忠諸色捕捉軍頭又廬陵有吳先等招集亡命居

鷓鴣洞四出攻剽茂忠掩擊始盡遂斬先持其首詣郡奏授吉州兵馬監押繕理城隍戎事整肅遷袁州萍鄉制置以捍潭衡之境因縱獵出界潭人拒之茂忠怒乘勢大略至澧陵而還潭衡巡撫使祖洎惡其犯境欲襲取之會冬至日意茂忠讌飲乃率步騎數千亟趣萍鄉屯寨皆遁候騎告急座皆恐懼茂忠飲啗自若酒數行報騎又至將士請行茂忠笑曰日旰矣此時出師主將不利潛出奇兵躡潭人後焚橋梁伏道左然後躬擐甲胄去寨十里與潭師遇合戰迨

南唐書 卷二十二
晡勝負未決。茂忠下馬持大稍深入敵陣所向無前。潭人奔還而橋路已絕。旁遇伏兵腹背擊之。殺傷殆盡。遂執其副使以軍禮見之。後主嘉其功拜袁州刺史。未幾金陵平。後主入朝。吉州刺史申屠令堅約茂忠爲亂。事未發而令堅卒。茂忠遂降。舟次淮口。修謁稱袁州刺史。關津吏擲刺于地。大罵曰。亡國之俘何刺史也。遂以榜帖贊見。將階其廳署。吏復叱之。令執杖庭參。至京師授登州刺史。數月吏抵罪羈管。適隸登州。茂忠令日兩衙立於庭下。吏慙憤死。南唐季世每除節度刺史皆質其家。都城茂忠守袁州金陵城破而亡其妻女。茂忠意爲軍士所略。及歸京師。潛使女奴賣衣於諸營。得其狀以聞。遂取還之。後因據枵。夜坐庭下。忽一人自外躍。劔刺茂忠。茂忠以枵自捍。連舉數四。而枵迨絕。刃不能中。會左右執送軍巡。按斬之。乃略女兵也。茂忠微時所持大稍。後將有鬪戰。則夜響嘗與潭人挑戰。親持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曾脅茂忠因敗其膊。至是疾作。臂不能舉。數日卒。

李元清

李元清，濠州人也。周世宗征淮南，其父聚鄉里義士，襍紙爲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濠州水寨。周人驅駱駝爲前鋒，濠人驚駭，不戰而潰。元清渡江居建業，趨捷有勇，走及奔馬，常入梁宋，伺周人情狀。開寶中，以吉州未新，與潭衡接境，因改未新爲制置，以元清充使。每數月一託病不衙，潛入潭部，人不之知。先是夏賦，準貢見緡，民苦之。元清奏請納帛一疋，折錢一千，以爲定制，常以便宜科率，民無怨望。總諸科物，十餘萬數，漕運入金陵，以濟國用。金陵平，例歸京師。元清僞爲目疾，召驗之，揮刃而目不瞬，遂放歸濠上卒。

陸昭符

陸昭符，金陵秣陵人。開寶末，朝廷問罪，江南恐懼，後主遣潘慎修入貢，且求緩師。昭符時爲進奏使，以其物數難辨，請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疋，後主以昭符善計度，累加任使。金陵平，盧絳入歙州，胡則據江州，昭符集逃民，欲應絳，則朝廷遣使宣諭，示以恩信。昭符送款，朝廷錄之。昭符常爲常州刺史，常州

當吳越之衝。城邑荒虛。戶不滿千數。昭符爲理寬簡。招納散亡。未幾戶口蕃庶如初。一日坐郡廳。忽遇雷電遶庭。官吏震懾。昭符撫案叱之。雷霆頓止。及舉案幃。得大鐵索。重數百斤。人尤駭之。而昭符神色自若。命收鐵索付官庫以示後人。

